



踏青(国画) 史国良

新书架

《风诗的情韵》

王莉莉

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山在央视全新解读中国文学经典《诗经》,凝结他近30年心血的新书《风诗的情韵》也同步推出。

李山教授指出,相比于西方读书界的缺陷是,读者不敢碰艰深的东西,一直以来的国学热却让读者到庙里没有见到真佛。“文学是一个民族的性灵,《诗经》正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底,掸去表面的尘土,会让每个中国人都感觉亲切万分。对它的再发现,是一次与传统文化的再相逢,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对话。”

在自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国学热盛极而衰后,国人到底需要什么?的国学一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在李山教授看来,真正的国学,不能是浮皮潦草,应该是纯净的、有建议意义的,需要用正确的方法引申出来经典的现代意义。只有汲取的井口打对了,传统文化的蕴集才能喷发出来。《百家讲坛》对普及中国传统文化功不可没,但是也存在始终不敢碰艰深的东西的问题,像诸如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周易》这样的经典一部也没有讲,相当于读者到了庙里却没有见到真佛。理解民族自身要回归传统,只有充分开掘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。此次李山重登《百家讲坛》讲解《诗经》,就是带着读者回到中国文学的开山之作,回到民族文化形成时的歌唱,通过了解这部比《论语》更原生的文化经典,继承中国文学流脉中可贵的文学传统。

典故

筷子

王道清

筷子,又称箸。远在商纣时,我们的祖先便开始使用筷子了。

箸,或作箛,笑也,饭具也。见《玉篇》颜师古注《急就篇》:“箸,一名箛,所以夹食也。”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:“纣为象箸,而箕子唏。”

据东汉许慎所著《说文解字》里说:“箸者,饭馔也。”“饭馔”即倾侧之意。吃饭持箸,自然倾侧,故称之为。因古人十分讲究忌讳,而箸同“住”谐音,住又有停止的意思,故为不吉利之语。人都希望一帆风顺不停地前行,所以很自然地反其意而称,改“箸”(住)为“箛”(快)了。加之这东西大都以竹子制成,因此又在“快”字上冠以“竹”头。

除我国外,亚洲不少国家也学会了用筷子。别小看使用筷子这桩小事,在人类文明史上,也称得上一个值得推崇的科学发明哩!有人曾做专门研究和测定,证明小小筷子使用起来居然可以牵动人体的30多个关节和几十条肌肉,而这些肌肉中的神经,又和脑神经相通。所以,用筷子又会刺激神经系统,可以使人心灵手巧。

随笔

徐霞客与中国旅游日

马承钧

1613年5月19日,是明万历四十一年农历三月三十,这一天江阴人徐霞客从浙江省宁海县出发,开始“驰骋八万里,踟蹰三十年”伟大旅程,他在开篇写道:“癸丑三月晦,自宁海出西门,云散日朗,人意山光,俱有喜态。三十里,至梁皇山……”

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。霞客从此披星戴月胼手胝足,走遍浙、皖、豫、陕、冀、湘、桂等19省,登临雁荡、黄山、九华、泰山、嵩山、五台、华山、庐山、武当和太湖、闽江、黄河、湘江、滇池、洱海、漓江等名山大川,风餐露宿30载,完成65万言《徐霞客游记》,为后人留下一部研究中国山川胜迹、开拓旅游事业的煌煌经典,这位大旅行家、地理学家、探险家和文学家被誉为“千古奇人”、“一代游圣”。

自2002年起,宁海县每年5月19日都举行“徐霞客开游节”,这一天,全城万人空巷,“天下旅游始宁海”旗帜飘飘,老城西门更是人山人海鼓乐喧天。也是这一天,宁海人突发奇想:倡议设立“中国旅游日”。从此矢志不渝奔走呼号,逐步获得国家旅游局和国务院肯定,十年磨一剑——2011年3月30日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上——一锤定音:定每年5月19日为“中国旅游日”。

应宁波朋友邀请游走宁海,当即被宁海的圣山秀水迷住,难怪徐公慧眼识珠选宁海为出游始发地。

我先看了霞客古道。古道成于唐代,卵石铺路绵延百里,乃古时宁海通往天台山要道,沿途不乏古桥、茶亭、驿站、庵堂遗迹,伫立在松涛起伏的古驿道旁,不禁遐想:400年前“游圣”一定在此做过热血沸腾的“旅行梦”吧。

当晚翻阅史料,得知宁海建县1800年,人文渊源,涌现出宋史学家胡三省、爱国诗人舒岳祥、高僧遵式法师、南宋名相叶梦鼎、明代大儒方孝孺、廉吏石允常、贤臣胡献来和抗日英烈孔庸,左翼作家柔石、画坛巨擘潘天寿……瞻仰先贤遗址、重温不朽功业,令人扼腕感动。

宁海因海水宁静得名,水天一色的宁海湾和三门湾撼我心魄。著名的“小普陀”横山岛,茂林修竹拥簇七八百年芙蓉树和桑树王,清幽而神秘。汉武帝曾在此建姑射亭,“梅妻鹤子”的北宋诗人林逋曾隐逸于此。古老的普南禅院、镇福庵香火缭绕。1949年5月24日蒋氏父子就在此乘“太康号”去了台湾……如今这里成黄金旅游地。

高耸的天台山和四明山挺起宁海的脊梁,雁苍、梁皇、跃龙诸山翠峰绵延,蔚为壮观。梁皇山主峰768米,因梁宣帝于此避侯景之乱而得名。谷深洞幽,古迹繁多,翠峦悬挂如银飞瀑,霞客赞其“木秀石奇,峰荣水映”,故享“江南第一奇山”之誉。

县西浙东大峡谷,潭深流急,飞瀑如注。相传南海观世音净瓶中流出的“天水”化为峡谷“三绝”——黄板滩、翡翠潭和七色潭,足可与九寨沟媲美。宁

海还有白溪、清溪、洋溪等“五大溪”,央视曾从入海口沿溪溯源,探寻人与自然和谐之美。

前童古镇在城南28里,建于南宋绍兴六年(1233),历代贤俊辈出,为全国历史文化名镇。穿行于粉墙黛瓦雕梁画栋的小巷,恍入迷宫。古镇巧妙引入白溪,家家垂青藤、户户淌活水,真乃“诗意的栖居”。

我惊艳此地的“十里红妆”。上千种婚嫁用品和家具精美绝伦,江南特有迎亲队伍——花轿、嫁妆和金银镶嵌的家俱组成浩浩荡荡“十里红妆”。宁波市精心打造的风情舞剧《十里红妆·女儿梦》最近刚在纽约林肯中心上演,翠竹掩映的马头墙、浪漫的传奇爱情直令老外“surprise”。

400年前徐霞客选择宁海开游,400年后宁海创办了中国旅游日。旅游已成我国一大支柱产业。歌德说:“走出去吧,去享受旅游的乐趣。”走进宁海,确实给人带来无限乐趣。

寿……瞻仰先贤遗址、重温不朽功业,令人扼腕感动。

宁海因海水宁静得名,水天一色的宁海湾和三门湾撼我心魄。著名的“小普陀”横山岛,茂林修竹拥簇七八百年芙蓉树和桑树王,清幽而神秘。汉武帝曾在此建姑射亭,“梅妻鹤子”的北宋诗人林逋曾隐逸于此。古老的普南禅院、镇福庵香火缭绕。1949年5月24日蒋氏父子就在此乘“太康号”去了台湾……如今这里成黄金旅游地。

高耸的天台山和四明山挺起宁海的脊梁,雁苍、梁皇、跃龙诸山翠峰绵延,蔚为壮观。梁皇山主峰768米,因梁宣帝于此避侯景之乱而得名。谷深洞幽,古迹繁多,翠峦悬挂如银飞瀑,霞客赞其“木秀石奇,峰荣水映”,故享“江南第一奇山”之誉。

县西浙东大峡谷,潭深流急,飞瀑如注。相传南海观世音净瓶中流出的“天水”化为峡谷“三绝”——黄板滩、翡翠潭和七色潭,足可与九寨沟媲美。宁

海还有白溪、清溪、洋溪等“五大溪”,央视曾从入海口沿溪溯源,探寻人与自然和谐之美。

前童古镇在城南28里,建于南宋绍兴六年(1233),历代贤俊辈出,为全国历史文化名镇。穿行于粉墙黛瓦雕梁画栋的小巷,恍入迷宫。古镇巧妙引入白溪,家家垂青藤、户户淌活水,真乃“诗意的栖居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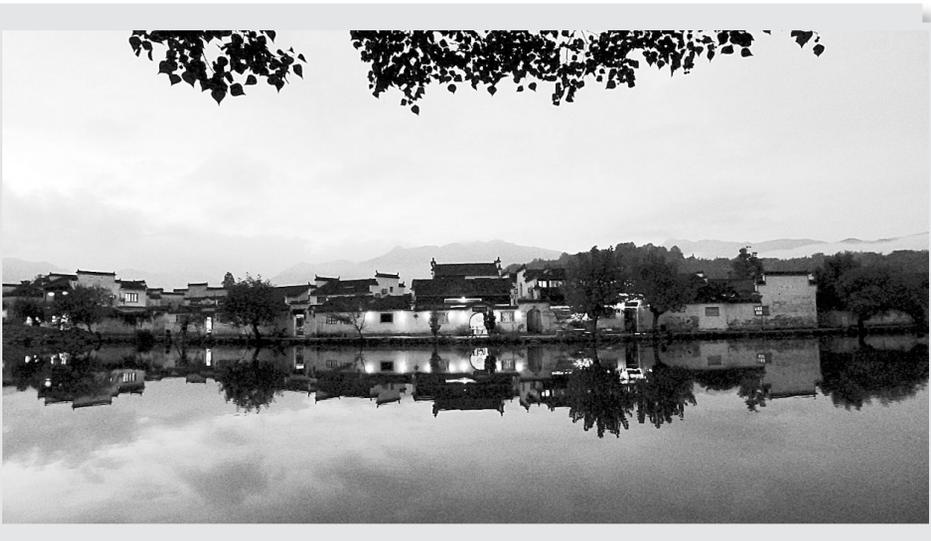
我惊艳此地的“十里红妆”。上千种婚嫁用品和家具精美绝伦,江南特有迎亲队伍——花轿、嫁妆和金银镶嵌的家俱组成浩浩荡荡“十里红妆”。宁波市精心打造的风情舞剧《十里红妆·女儿梦》最近刚在纽约林肯中心上演,翠竹掩映的马头墙、浪漫的传奇爱情直令老外“surprise”。

400年前徐霞客选择宁海开游,400年后宁海创办了中国旅游日。旅游已成我国一大支柱产业。歌德说:“走出去吧,去享受旅游的乐趣。”走进宁海,确实给人带来无限乐趣。

小说人物命运的相克相生也是金庸小说人物取名的另一大特色。如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中的“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”,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五行学说相辅相成。古语常言:“东为木,南为火,西为金,北为水,中央为土”。放诸小说中,“东邪”黄药师的“药”字的繁体字为“藥”,有“木”赫然在列;“南帝”一灯大师的名字中便有“火”,其独家绝技“一阳指”更是太阳中最大的火球;“西毒”欧阳锋的“锋”字便是“金”利;“北丐”洪七公的“洪”字充满着“水”;而“中神通”王重阳,无论“王”字,还是“重”字都皆有“土”形。这些正切合“东木、南火、西金、北水、中土”的五行学说。而在斗争中,又有“南火克西金”的说法,如欧阳锋在一灯大师面前的无计可施,便是最好的相克,这也印证了“木克土,土克水,水克火,火克金、金克木”五行学说的相克论。

当然,有相克就会有相生。小说《笑傲江湖》中的男女主角的名字,令狐冲、任盈盈皆取自老子的《道德经》,其第四十章言:“大成若缺,其用不弊。大盈若冲,其用不穷”,而《道德经》第四章又说:“道冲而用之,或盈或盈。渊兮似万物之母”。不可否认,“盈”、“冲”乃是道家相互对立的两种状态。任盈盈与令狐冲本是魔、道两教水火不相容、势不两立的对手。然而,令狐冲与任盈盈的感情却是冥冥之中注定的,或许他们的感情并不被看好,但最终两人琴瑟和谐,共谱一曲《笑傲江湖》,成就如花美眷。

岳不群的道貌岸然、张无忌的百无禁忌、南慕容北乔峰……凡此种种,金庸小说人物的姓名,多是如此。或许,大致可以分为两类:一类是字如其人的;一类是相克相生的。



微居暮色 王国强 摄影

散文

山有何豆

王太生

我住在城里,经常朝那些很遥远的大山仰望。那些林深草密的山里,云雾苍茫,兽鸟穿巡,会长些什么植物和果实,山有何豆?

豆,是我对山里野果的亲昵称呼。我挂念山里的豆们,它们饱吸烟岚山露,没有人打扰,活得新鲜滋润,自在安逸。

山里的豆豆,是挂在大树藤蔓上的,也挂在诗经里。有些植物和它们的果实,我们并不知道。我觉得,这样的询问,有《诗经·郑风》的风雅,出自对山的崇拜和我渺小的内心。

不知道什么,人到中年之后,我喜欢往山里跑?有一次,到浙西南访友,朋友问我到哪儿去看风景?我说,山里,于是,几个人,就稀里哗啦上了山。

山里一定长着许多星星般的野果,它们的个头不大,如豆。我说的这些山,是江南的水墨山峦,不高,但林深草密,雨后有云雾缭绕。那些豆们饱吸山野的烟岚之气,根须紧

抱某一块巉岩,它们很狂妄地长,恣肆地长。我比较喜欢“恣肆”这样的词,指一个人散淡地活着。

山里的豆,有红色,或者紫色。我比较喜欢紫颜色的山里豆,紫色的豆,跟绿色搭配起来,比较耐看,红色的豆太俗气,过于挑逗张扬,或者有浓墨重彩的艳丽。

有些豆,被野鸟吃了,果肉消化掉,豆核随粪便排泄出来,滚落在山岩的某一隙石缝里,会爆出一棵树,树结豆。

这些豆,山野植物的种子,有很大的遮蔽性,你不走近它,不会发现一颗圆润缜密的心事。比如,柏树的豆,刚开始是浅蓝色的,擦去一层粉末,就露出里面的绿果儿。还有野板栗,必须掰开外面一层坚硬的皮,才露出浅褐色的板栗。

豆,是草木繁衍的野孩子。山有何豆?云山雾罩,真正的连山也说不清。它们挂在树上,爬在藤上、匍匐在灌木上。我在一座山的半山腰,看到灌木有一只鸟巢,就用手去掀,结

果连巢里有没有鸟或蛋,都未及瞥一眼,就被一只无形的手,一把抓住——数十根毛刺,杂乱地扎入手心手背,沁出殷红的血珠。低头一看,是一丛野山藤,缀满红色的豆。我的手,被保护豆豆的藤,摁住了。

我在一本书上读到一种叫“覆盆子”的水果豆。听名字,就觉得利尿,晚上茗茶喝多了,小便可以把尿盆打翻。覆盆子是一种非常好的水果,形似野草莓,有红颜的娇艳,给起这样的名字很不公平。宋人《本草衍义》说:“覆盆子,长条,四五月红熟,案例甚多,永兴、华外亦有。及时,山中采来卖。其味酸甘,外如荔枝。樱桃许大,软红可爱。”我在江南的山里,见到过这样的植物,不知是不是覆盆子?

山里的豆,我比较喜欢野生的山药豆,或者山药豆这样大小浑圆的豆,它们有朴素的淀粉,提供给我东张西望的营养。

一座山,会邂逅一粒豆,一山一人一豆。秋天,我和张

哥到山里采风,张哥坐在一块石头上,啃着野生的小猕猴桃,想到自己小时候,家贫,常饿着肚子去上学,他在同学的家门口,偷偷吃了一小块萝卜干,还喝了缸里的凉水。“要是有野果子吃就好喽,可是平原哪有山里的野果呀?”现在已经做了老板的张哥,提起从前的事,唏嘘不已。

“山中何所有,岭上多白云。”读古人的诗,我觉得,山中除了白云,还有豆。就像这个世界上没有两个相同的人,山里也没有相同的豆。

长在树和藤上的豆,梦里不知身是客。就这样,自生自落在荒野深山,这是一颗山豆。我在山中遇见一棵大树,说不出名字,会呼吸的大树。树冠直径十多米的地带,枯叶衰草上落满深紫色,类似沙枣大小的圆果儿。果子成熟了,也没有人来摘。没有人摘的果子,也就是没有人欣赏,无人喝彩,在这棵如巨伞的大树下,散落一地,自在老去。

一地的豆。

绿城杂俎

刘少奇提出打字幕

阎泽川

1956年春天,文化部领导同志向刘少奇汇报工作。在谈到戏曲工作时,少奇同志说:“京戏,还有其他戏曲,演员唱得很好,但是一般观众听不懂。是否可以采取打字幕的方法,把唱词在字幕上打出来。那样,观众一面看字幕,一面听唱,就听得懂了。”

文化部把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向下传达后,各种戏曲演出,大多数在舞台旁把唱词打成字幕。这看起来是一件小事,但对广大观众来说,却是办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大好事。



许雄志书法

连载



大丈夫 我是那根最硬的人在一心, 你不该在别人面前就低头, 别了! 大丈夫

他口袋里手机不时地就震动一阵子,但是他没有接,已经有三十几个未接电话了。

这段时间,杂志社里的人都在窃窃私语。他们的疯狂总监顾晓璐变了,一改往日风风火火的作风,也不怎么骂人了,整天魂不守舍的,有事没事就看手机。

憔悴了许多的顾晓璐坐在办公室里,坐立不安地捧着手机。自从从那晚在医院出来之后,她那“未婚夫”欧阳剑,是短信不回电话不接。现在可好,再打过去手机都关了,电话直接呼转到了秘书台。

没辙,她只好留言:“你到底想干吗?当缩头乌龟很轻松是吧?你现在不是在折磨自己,而是在折磨我,你明白吗?不管那天晚上我爸爸跟你说了什么,你至少应该跟我谈谈,我们不是有约定吗?有什么问题一起面对,你能……”手机响起了留言已满的系统提示音。

“王八蛋!”顾晓璐愤愤地对着电话吼道。

“骂谁呢?”顾晓岩伸进半个脑袋,一脸疑惑。

顾晓璐捋了捋自己的头发,挤出

一丝笑容,问她姐怎么跑这儿来了。“家庭妇女就不能到写字楼参观参观啊?”顾晓璐坐下,她看出了妹妹的情绪不对,问,“怎么样了,还没联系上?”

顾晓璐给她倒上一杯水,没正面接话:“说吧,谁让你来的?咱爸还是咱妈?”

“不都是关心你吗?”顾晓岩说,“你这段时间跟丢了魂儿似的,大家都担心着呢。到底怎么样了?”

提这茬顾晓璐就来气,说:“也不知道咱爸跟欧阳剑说了什么了,已经三天了,连个电话都没有,我打过去他也不接。”

“晓璐,其实……爸妈也是为你好……”顾晓岩这个说客显然不太合格。

晓璐一翻白眼,说:“行行行,我谢谢你费心了,我的事儿我自己说了算!正好,你这趟也没白来,乐生日聚会的照片刻盘了,你自己看吧,挑几张好的让他们给放大了,你拿回去挂家里。”说着从抽屉里拿出光盘,塞进笔记本电脑,把整个电脑推给她姐。

顾晓岩看着照片,一边念叨叨

爱是一码事,可结婚是另一码事,还是找个年纪相当的靠谱,你看我跟你姐夫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嘛!”

看着照片里阖家欢乐的景象,顾晓岩幸福感油然而生,喋喋不休地絮叨着。这些话顾晓璐都能背过了,在对面托着下巴翻看着白眼,挤兑回去:“让我跟你似的当家庭妇女?白瞎了你那硕士文凭了!再说了,任大伟那家伙看着老实,其实心眼儿跟筛子似的心里,任大伟和她的感情基础,是无论如何,颠扑不破的。忽然,她的表情一下子凝固了,目瞪口呆地看着电脑。

“怎么了?”顾晓璐发现有些不对劲儿。

顾晓岩死死地盯着电脑,神情恍惚,张了张嘴想说什么,喉咙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。

顾晓璐赶忙把电脑搬过来一看,也愣住了。照片上前景,是她姐和乐乐母子俩,以及一些小朋友;背景厨房里,任大伟和王思思并肩靠在一起,任大伟的手放在了王思思屁股上!

她赶紧往前翻照片,发现好几张里都有任大伟跟王思思眉来眼去、动手动脚的后景!

她一把合上电脑,接着张嘴就骂:“我靠,任大伟你是要作死啊!”

边上的顾晓岩,双眼圆睁,呆若木鸡。良久,才抬头看着她妹妹,目光恍惚,似乎已经忘了自己身在何处。

姐俩来到杂志社楼下的咖啡馆,顾晓岩泪如雨下,抽噎不停,顾晓璐在一旁略显生疏地劝着:“姐,这事儿你得想开点儿!幸好咱发现得及时,我看俩人顶多就是眉来眼去,还没什么实质性的动作。”

顾晓岩含泪摇头,非要亲口问问任大伟不可,看他俩到底做过什么,为什么要这么做。

“别,千万别!这事儿给他点儿教训就好,千万不能往大里闹,男人都要面子,你要是直瞪瞪地地质问他,搞不好撕破了脸皮,你就等于把他拱手让人了!”顾晓璐虽然此刻心里也对任大伟恨得牙痒痒,但是她知道自己的老姐离不开那个男人。

哭得梨花带雨的顾晓岩,情绪接近崩溃,这些话不知道能听进去

多少。“那这样,你听我的。”顾晓璐想了一计,说服她姐同意,然后说:“待会儿我把照片给他看,他肯定掏心掏肺抽着自己大耳刮子对不起你。到时候我再把你叫出来,让他五一十十把事情说清楚。只要他认错态度良好,咱就给他个台阶下,再让他把那狐狸精辞了拉倒。姐,这件事你一定得听我的,稳住了,只要处理好,我保证任大伟后半辈子,心甘情愿给你当哈巴狗!”

顾晓岩已经完全没了主意,混乱地点点头,全听她妹安排。顾晓璐拿起手机给任大伟打电话。

一边的顾晓岩还在喃喃自语:“我……我肯定是在做梦,他怎么会这样呢?一定是我误会他了。晓岩,咱们肯定是误会了他,大伟不会背叛我的,我们是初恋,他说过这辈子只爱我一个人——”

看姐姐这副没出息的样儿,晓璐很无奈,可话又不能说了。电话里头任大伟还在开会,她也不跟他多废话,跟他半个小时到自己杂志社楼下的咖啡馆,不来自果自负。